

家族的收藏

王崇齊

從「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一印談起

書畫作品上的鈐印，除呈顯著人與作品間的歷史遇合外，其性質不一的印文內容，往往透露了鈐記者的自我期勉與追求。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代薛紹彭尺牘（乍履危塗帖）上，正有「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印記，標誌著某一「浦江鄭氏」曾受「旌表孝義」的事蹟。而由考察該印記的歸屬出發，不只可以重建鄭氏收藏的部分狀況，藉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十七件鄭氏藏品，也可領略浦江鄭氏家族的過往榮光。

《石渠寶笈》載有素箋本《宋諸名家墨寶》一冊，凡十九幅，此套冊頁今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襲其舊名，仍以「宋諸名家墨寶」稱之，俱刊於《故宮歷代書法全集》第十一卷中。冊中多是宋代名人之往來書札，其書法也許未能比肩於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等宋代大書家，然書風各呈殊致，觀覽如見其人。帖上跋識與鑑藏印記有明代吳寬、祝允明、李日華、文徵明、王世貞、項元汴，清代梁清標等人，或為書家、或是鑑

藏大家，正清楚標記書帖之歷來傳承，其中祝允明跋云：「慕其人而不見，則思見其書；慕其書而不見，則思聞其言，同時世者亦然也。況後學於昔賢鉅公相望千載，音儀已絕目矣，徒得其言而誦之，猶參侍几杖，乃獲其手筆而瞻玩之，寧不大慰乎。」（圖一）則復知此冊所以受到諸家珍重寶藏，正以慕其人則思見其書，透過對此冊的鑑藏與觀覽，則吾人對宋代名公之德志流風，便一如親炙。進一步來說，書跡冊頁上的印記鑑跋，

也可提供跨越歷史的想像與交流。舉例來說，冊中隨處可見的項元汴、陳定印記，正宣示了個人對書跡的主權，再如「墨林秘玩」、「陳定平生真賞」、「子孫永保」、「神品」、「大觀」等印，還顯示了對名跡的賞鑑愛好，其於名跡遇合、寓目精妙應接不暇之情，亦溢於字表，並進而期許子孫能理解其用心，永世珍重。則因情在藝事而煥發的形象，便灼然現於紙上，而吾人也在歷史與風雅的懷想之餘，深入其人的個性風格，獲致更深的體會。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印記的歸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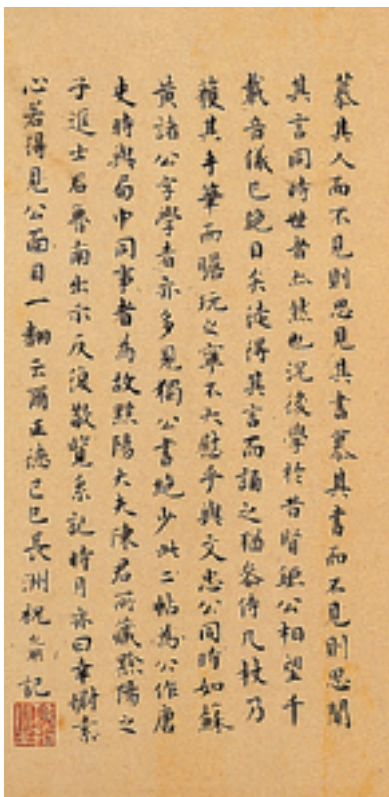
今細檢《宋諸名家墨寶》

冊中印記，就中薛紹彭〈乍履危塗帖〉帖心右下正鈐有「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一印（圖二），此印除述明鈐印者鄭氏之里籍外，還表達其曾受「旌表孝義」的事蹟，既刻為印記、鈐於卷上，即欲標誌其氏榮光，當然也傳達更深入的期待，希冀後人能承繼、持續其氏克盡孝義的傳統。復次，《故宮歷代書法全集》一書的作品解說載有此印鈐者之相關資訊，其二：「按仁義里及浦江鄭氏兩印，為明代鄭沂之印，

鄭沂為宋義門之裔。」（註一）由

此可知〈乍履危塗帖〉上「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一印之歸屬。惟書中未明述其判斷所據，實不能確知該論述的可信度。今檢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元人周朗〈杜秋圖〉（圖三），其上亦有「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印記，可知鈐印者必生存於元代或元代之後。再者，〈杜秋圖〉卷末有洪武王子（一三三二）宋璉（一三四四—一三八〇）題識，具述其何致此卷，後又贈歸何人，宋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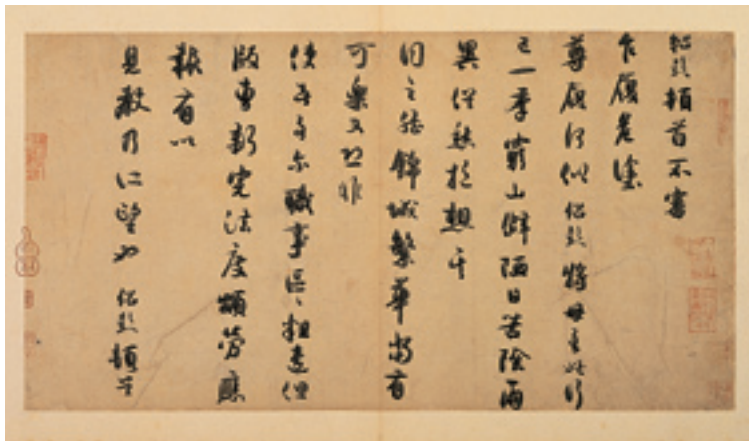
僕（宋璉）攜歸浦陽青蘿山中，同里鄭君仲辯見之，愛賞弗置，既而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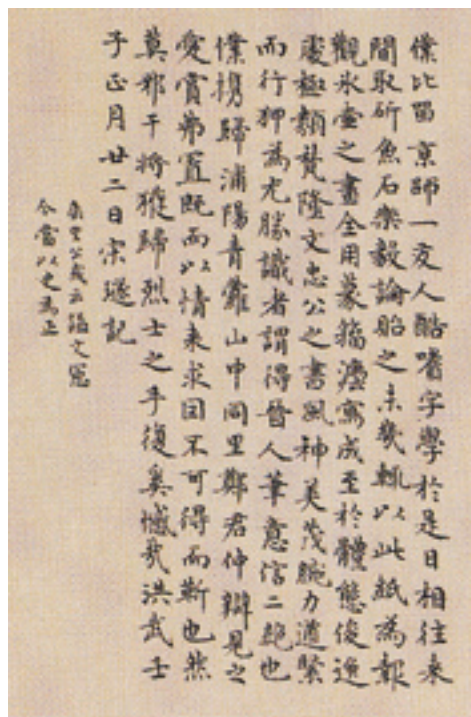
圖一 祝允明跋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周朗〈杜秋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薛紹彭〈乍履危塗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周朗〈杜秋圖〉後宋題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馬和之〈荷亭納爽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來求，因不可得而斬也。
然莫邪干將，獲歸烈士之
手，復奚憾哉。（圖四）

跋語所言之鄭仲辨
（一三三五—一四〇三），既是
浦江人，又於宋璩之後收得此
卷，里籍正合，故「浦江旌表孝
義鄭氏」一印歸於浦江鄭仲辨，
便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了。

鄭仲辨其人，單名為濟，明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
受召為左春坊左庶子。能詩擅
書，曾受學於宋濂（一三二〇—
一三八一），院藏宋代馬和之

〈荷亭納爽圖〉（圖五）上恰有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金華
宋氏景濂」印記，前舉出讓〈杜
秋圖〉予鄭濟的宋璩，正是宋濂
之子，大抵鄭濟與宋濂其家在藝
事收藏上也多所交流。此外，鄭
濟與明代名臣方孝孺（一三五七
—一四〇二）亦甚友善，方孝孺
有〈指喻〉一文，蓋藉友人手指
之疾來說明防微杜漸的道理，文
中患疾之友人即為鄭濟。再如方
孝孺為宋璩撰寫墓志銘時，鄭濟
便為書丹之人，皆見兩人的友好
互動。因此，當鄭濟出示自身所
藏王羲之〈遊目帖〉時，方孝孺

便讚譽有加，直以此為王羲之真
筆，並於題跋中譽稱鄭濟擅於
書事，其語云：「浦江鄭君仲
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為右軍真
蹟無疑。」不過，鄭濟所收王
羲之〈遊目帖〉墨跡恐已不存人
間，蓋此帖於近代為日人安達萬
藏所有，二次世界大戰後已杳然
無聞，僅見照片存世。便是方孝
孺題跋，也因方孝孺不容於明成
祖，使得鄭氏族人在永樂初年
截去此跋以免賈禍，截跋之後
二十五年，大抵是上禁已緩，鄭
濟後輩鄭柏便重錄方孝孺跋文，
並書述其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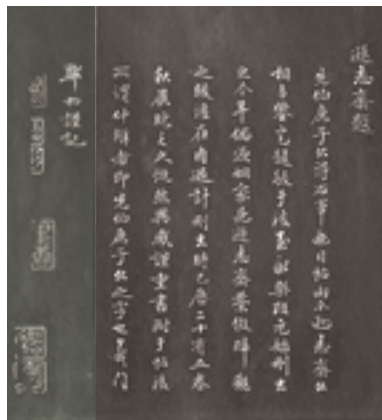
先伯庶子公得右軍《遊目帖》，出示遜志齋公（方孝孺），相與鑒定題跋於後。至永樂改元（一四〇

三）始刪去之。今年偶過姻家，見遜志齋稿，假歸觀之，跋語在內，追計刪去時已歷二十有五春秋，展玩久之，慨然興感，重書附於帖後，所謂仲辨者，即先伯庶子公之字也，義門鄭柏謹記。（圖八）

此跋幸賴清代《三希堂法帖》刻收，吾人方能得見，也才知《遊目帖》曾入鄭濟之手。鄭濟能得名跡，又有知友共同討論賞玩，正為人間一樂。而世變事



圖七 薛紹彭《乍履危塗帖》上「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仁義里白麟」鈐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三希堂法帖》所刻王羲之《遊目帖》後鄭柏跋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移，友朋親厚、共賞佳帖的跋書誌念，在政治力的作用下也得蒙塵埋跡，戰火不仁、名跡不免，其滄桑若此，令人浩歎。

浦江鄭氏與鄭濟印記

鄭濟在私人藏品之上，押鈐表彰其家族榮光的標誌，這或許顯示著其個人的用印傾向，前舉《故宮歷代書法全集》判斷印記歸屬時，亦將同鈐在《乍履危塗帖》上的「仁義里白麟谿」印記歸鄭氏，或許也是基於兩印印文性質類同所致。其實「仁義里白麟谿」與「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二印鈐記位置相近，歸於同氏名下，亦在情理之中。（圖二，圖七）另一方面，周朗《杜秋圖》卷康里子山跋文之末，亦見「仁義里白麟谿」與「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二印同鈐，也許正顯示了鄭濟個人用印習慣的一面。今檢元代歐陽玄論及脫脫為鄭氏家族題字時所述，恰可為此說之佐證，歐陽玄《圭齋文集》卷十四載云：

右白麟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脫脫為浦江鄭大和書。溪舊號香巖，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麟則大和

二十六世祖之名也，有惠淮者，字季淵，實白麟十九世孫，由遂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綺至大和，凡六世，大和從子鑑至某，又三世，皆同居共財，一門雍睦。海內稱孝弟者，首推浦江鄭氏，朝廷表其門曰：『孝義』。

由歐陽玄的載記，吾人可以清楚得知：截至元時，鄭氏已世居浦江多世，成為當地有名且重要的家族，該家族累世皆「同居共財」，復又孝悌和睦，允為孝義模範，故元廷便以「孝義鄭氏」一印，正合其族曾受皇家「旌表孝義」的際遇。復次，白麟溪之名，是因紀念其先人而來，特以仁義里之名，亦標誌鄭氏先祖鄭淮賣田以救濟貧民的義舉，《圭齋文集》卷十復載：「自牖之孫淮遷浦江，淮樂善好施，宋靖康年饑，鬻田千餘畝以賑，其里人號所居曰仁義里。」

則二印印文內容皆緊扣浦江鄭氏家族之事，是以兩印之歸屬於鄭氏族人鄭濟，應無疑義。

又北京故宮收有褚遂良摹王羲之〈蘭亭集序〉墨跡一卷（以下簡稱褚摹蘭亭），因該帖曾經清代乾隆皇帝集刻於蘭亭八柱之中，帖前有乾隆題籤：「蘭亭八柱第二」六字，為乾隆所選定的蘭亭八柱之一，故亦稱該帖為蘭亭八柱第二。是帖卷後非但有米芾跋詩，其流傳有緒，宋元明間名臣文士如范仲淹、王堯臣、劉巨濟、白挺、張雨等人之跋書觀款，計分二紙宛然卷末。今人沈培方有專文〈「褚摹王羲之蘭亭序」係米芾臨本考辨〉，考辨褚摹蘭亭卷後宋人觀款跋紙為後人一手偽成，筆者雖同意其慧鑑，但沈氏以其上「浦江旌表孝義鄭氏」、「鬻質假贈茲為不孝」印記為「偽刻添補」之說，恐怕很難成立。事實上，透過「浦江旌表孝義鄭氏」這一信而可徵的鈐記，反而可以推定褚摹蘭亭曾入鄭濟藏篋，即便有拆配偽跋以增重其值的狀況，此宋人跋紙的作

成年代也應在鄭濟之前。復次，「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印記左上上有一「浦陽三鄭」鈐記，經查柳貫《待制集》卷十五所收〈鄭氏旌表義門記〉有二云：「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三十年……蓋自其七世祖諱淮，始與其二兄弟卜吾里之感德鄉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其地『三鄭』，示有先也。」則此印印文內容的成立，想來與「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仁義里白麟谿」二印的思考邏輯相同，皆以誌其鄭氏一族歷史，且鈐押位置又近，應歸入鄭濟印記群中。至於「鬻質假贈茲為不孝」印記的歸屬，正以其篆刻風格、印式、大小皆與「浦江旌表孝義鄭氏」類同，且其一上一下對齊並列，幾可判斷為同時所鈐，是二鈐記實可同樣鑑歸為鄭濟所有。鄭氏族人鄭濤所編《旌義篇》卷二所載之規訓，便以鄭氏族人應：「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首云：『義門書籍，子孫是教，鬻及借人，茲為不孝。』」復該書卷一亦有「有言質鬻者，以不孝論」、「有敢言質鬻者，

以不孝論」字句，正與「鬻質假贈茲為不孝」內容相似，亦可為推定此一印記歸屬的佐證。

鄭濟收藏印記的鈐押

衡諸鄭濟收藏鈐記的印文內容，「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仁義里白麟谿」、「浦陽三鄭」、「鬻質假贈茲為不孝」等印，皆可與鄭氏家族的文獻與歷史載記相連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鈐印雖是鄭濟的私人收藏標記，卻未見以鄭濟個

人齋館姓字為印記內容，之所以如此，應是鄭濟本人對鄭氏家族高度認同所致：蓋明太祖朱元璋嘗詔選鄭氏子弟入朝效力，鄭濟已在其間，《金華賢達傳》載：「高廟（朱元璋）以義門能循禮法，遣使至家，年三十者應召赴京，凡二十四人，問才德孰優，眾以濟（鄭濟）對。」翻查《明實錄》明太祖實錄二二九卷，也載朱元璋對召來之鄭氏子弟「令自推舉」，而「鄭氏舉濟（鄭濟）」，經由公私文獻的記載，可更為瞭解鄭濟個人在鄭氏家族中的地位。因此，這位甚孚人望

的鄭氏子弟，對於鄭氏家族的存續與歷史責任，其感受必然更為深重，而收藏鈐記的方式，也成為其心態展現的一面。就中「鬻質假贈茲為不孝」一印，僅見於褚摹蘭亭帖後宋跋與傳孫過庭《草書千字文第五本卷》（圖八）上，無論是褚遂良或孫過庭，皆是書史大家，故此二帖允為鄭氏收藏中之劇跡，鄭濟以其貴重，遂加鈐「鬻質假贈茲為不孝」印記，以表珍愛，期能子孫永守而傳之久遠吧。（註二）

另一方面，若再細審鄭濟的鈐印方式與規律，便能更為確認印記歸屬，甚至從而發現其他的鄭濟鈐記。舉例來說，除了《戲鴻堂法帖》之海外書與原件不存的《遊目帖》外，其他有鄭氏家族鈐印之法書名畫，都有「浦江旌表孝義鄭氏」鈐記其上，而未見其他鄭氏家族印記獨立存在的例子。（註三）這些有限樣本所顯示的事實是：「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印記的出現，



圖八 孫過庭《草書千字文第五本卷》「浦江旌表孝義鄭氏」、「鬻質假贈茲為不孝」印記 遼寧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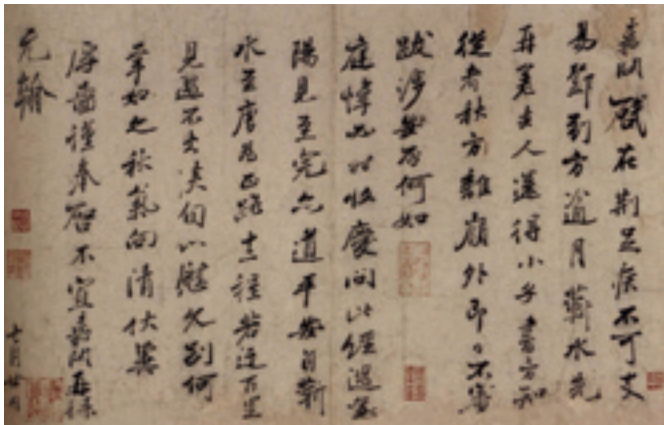
圖十 唐珣〈致彥遠尊兄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錢公輔〈致公默祕校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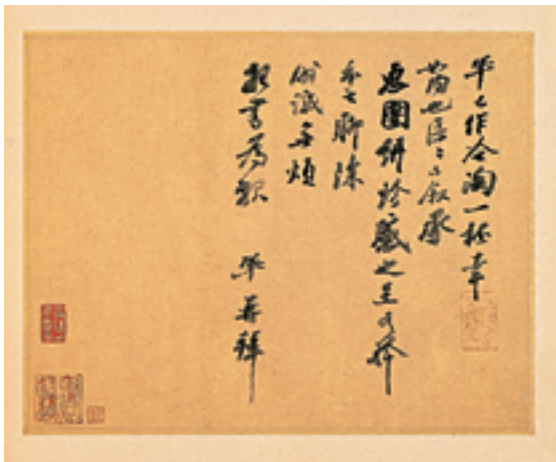
顯然是「仁義里白麟谿」、「浦陽三鄭」、「鬻質假贈茲為不孝」等鄭氏家族印記出現的必要條件。換言之，「浦江旌表孝義鄭氏」的鈐蓋，即為其他鄭氏家族印記鈐蓋的必要條件。因此，其他鄭氏家族印記的鈐蓋時點，必定以「浦江旌表孝義鄭氏」的鈐蓋時間為上限，這就排除了鄭濟之前鈐押印記的可能性，也更確立「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在鄭濟藏印群中的特殊性。依循這一線索，便可由褚摹蘭亭帖心未見「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印記，推定鄭濟所見應非今貌，推移該卷被拆配的時間點。又考慮〈草書千字文第五本卷〉的王詵跋書與〈杜秋圖〉上康里子山題記皆見鄭濟印記，顯示鄭濟有施印於重要題跋的習慣，則褚摹蘭亭後米芾跋詩之未見鄭濟鈐印，想來也是鄭濟未收得此跋詩所致，這在推測褚摹蘭亭與米芾跋詩的分合狀況上，便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註四）若將這些鄭濟的鈐印習慣與其他旁證並列，便更能落實這



圖十三 呂嘉問〈與元翰札〉 圖版取自《北京文物精粹大系 書法卷》

批印記歸屬的推定，如前言「仁義里白麟谿」與「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二印在風格上與鈐押位置上的相近即為一例。事實上，在一般的狀況下，鈐印群在多件作品上的共伴出現，確實顯示了該印群歸屬同一人的可能性，今見《戲鴻堂帖》所收刻海外書中的「浦陽三鄭」、「子孫永保」二印，亦同見於褚摹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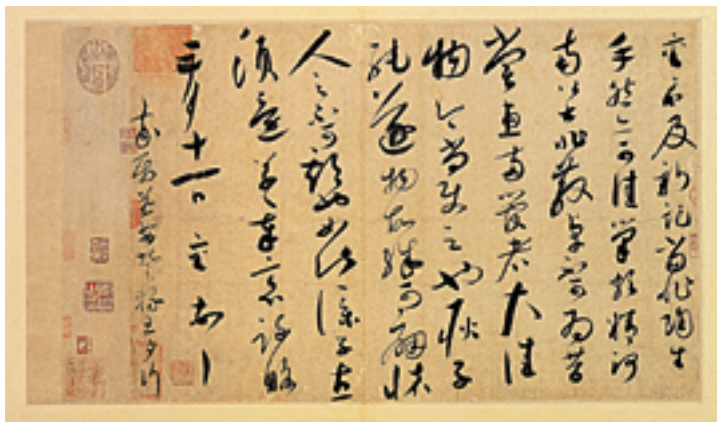


圖十二 王鞏〈冷海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王素〈才德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亭之上，且緊鄰於「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印記之左，也使筆者傾向將「子孫永保」印記鑑歸於鄭濟名下。進一步來說，在這些共伴出現的狀況之外，若兼有形成某種鈐印規律的徵兆，或許就指向複數印記歸屬同一人的可能。一如故宮錢公輔〈致公默秘校尺牘〉（圖九）、唐垌〈致彥遠尊兄尺牘〉（圖十）、王素〈才德帖〉（圖十一）、王鞏〈冷海帖〉（圖十二）四帖帖心左下都有「審定真跡」印記，又皆與斜右方之「浦江旌表孝義鄭氏」遙遙相對，似乎呈顯著鄭濟鈐押書帖首尾的習慣。若將四帖癩祭並觀，並由帖上鈐記考察此四帖的收藏者，便會發現四帖的歷來收藏者中，只有鄭仲辨與安岐兩位重出，換言之，若鈐蓋「審定真跡」的收藏家在帖中鈐記不只一處，那麼「審定真跡」印記的實際歸屬，必在安、鄭二人之間。幸運的是，呂嘉問亦有一尺牘〈與元翰札〉存世（圖十三），「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審定



圖十四 蔡襄〈陶生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真跡」二印正在帖心，而不見安岐之收藏跡痕，是以「審定真跡」一印亦可歸入鄭濟之收藏印記，也確認了吾人對鄭濟鈐記習慣的觀察。附帶一提的是，故宮蔡襄〈陶生帖〉上亦見「審定真跡」印記（圖十四），卻無「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在上，由於該帖「審定真跡」所鈐處與〈陶生

帖」帖心非是同紙，或非鄭濟所見所藏，但考慮書帖或有裁切而致原印未見，且藏家在形成鈐印規律的過程中，也可能有成熟規律外的特例產生，故今暫納入鄭濟收藏。

總而言之，對於收藏印記歸屬的考察，除了翻檢文獻，而以里籍姓字與家族歷史來作為考察的依據外。透過觀察鈐印的種種狀況，從而歸納、推測鈐記押印的特點與規律，不但是追溯印記真實歸屬的方式之一，也可能提供書帖原貌與拆配考察的細微資訊，前言褚摹蘭亭即為其例。這些資訊雖然細微，卻往往是更細緻考察的基礎，累積著進一步研究與開展的可能。

結語

本文以「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一印為引，釐清了鄭濟的其他收藏印記，推知「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仁義里白麟谿」、「鬻質假贈茲為不孝」、「浦陽

三鄭」、「子孫永保」、「審定真跡」六印洵是鄭濟所有，這不僅可補多件作品在流傳史上的空白，即以此為基礎，還可重建鄭濟的一部份收藏狀況。今將其收藏製成「鄭濟收藏法書名畫表」

（表一）附於文後，以備瀏覽、查考。由鄭濟所藏法書與繪畫在數量上的懸殊對比，顯示鄭濟收藏傾向顯為喜愛書法勝過繪畫。復次，其篋中雖藏王羲之、孫過庭、米友仁、薛紹彭等重要書家的作品，卻有更為大量的「非盛名」書家之作，這些作品的書寫品質亦未臻一流，卻同樣受到鄭濟的寶藏，想來正以書寫者為當代勝流名士，故因其人而重其書。其一取其前輩名人手澤觀覽游想，便如與之對面相晤，恰是鄭濟賞鑑收藏的一個重要面向。今日，吾人在欣賞品質高妙的書法作品之餘，也可循依鄭濟的途徑，透過書跡來想見、感受前人的高風勝逸、情貌餘澤。特別是鄭濟所收二十六件法書名畫中，就有十七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

院，提供吾人親近鄭氏收藏的方便性。於是見其鈐記，彷彿領略浦江鄭氏家族的過往榮光；泛覽其藏品，便能透過鄭濟的眼光，品味他的書畫藝術世界。

註釋：

一 《故宮法書第十二種 宋薛紹彭墨跡》，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〇，頁三一。由於褚摹蘭亭上之鄭濟印記，僅見於卷後宋人跋紙，故該卷或有拆配拼湊的狀況。然而，鄭濟所押鈐之宋人跋紙雖非真跡，其內容卻早見於米芾《書史》所載之蘇舜元房的第一本蘭亭後跋。因此，不論鄭濟筆得宋人跋紙或另卷蘭亭，想來都會以書史劇跡相待，珍而重之。是以筆者認為鄭濟珍視此一帖的推論，應有一定的可信度。

三 今存《遊目帖》圖版非是全貌，其上並無鄭氏鈐記，檢《三希堂法帖》所刻亦未見。另《戲鴻堂法帖》中海外書上之鄭氏印記僅見「浦陽三鄭」與「子孫永保」（「子孫永保」的歸屬論證可參考本文後段論述），可說是筆者推論的反例。然而，《戲鴻堂法帖》之刊刻，未必盡刊原跡印記，故其雖可為反例，卻非確切不移的反例。再者，今見鄭濟收藏之作有十餘件之多，即便《戲鴻堂法帖》中海外書與原跡無別，其他十餘件所呈顯的共同規律，也許可以將海外書當作鄭濟鈐印規律的特例吧。關於海外書的進一步考察，參見塚本慶充，《「海外書」小論—北宋三館秘閣の文物收集の史的意義と、美術外交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大和文華》，第一一五號，頁二一四—二四〇。

四 筆者曾推測該卷褚摹蘭亭與米芾跋詩自宋以來即為同卷，非是拆配而成，因此，鄭濟鈐記正具有一定的佐證效果。文見王宗齊，《米芾臨拓的背景、心態與作偽》，《中華書道季刊》，總五十二期（二〇〇六年五月），頁五四。

更正啟事：

二八五期《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墨跡流傳小考》文中第五四頁第二段第四行之「約在一六〇四年」一語，為筆者失察誤植，今更正為「約在一五八九年」。

表一：「鄭濟收藏法書名畫表」

帖名	作者	鄭濟鈐記或佐證	藏地
遊目帖	(傳)王羲之	鄭柏題跋表示該帖為鄭濟收藏。	曾為日人安達萬藏所有，今僅見圖片。
八柱第二本 褚遂良模蘭亭集序	(傳)褚遂良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鸞質假贈茲為不孝」 「浦陽三鄭」、「子孫永保」	北京故宮博物院
草書千字文第五本卷	(傳)孫過庭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鸞幣質假贈茲為不孝」 「浦陽三鄭」	遼寧博物館
兒子帖	富弼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書法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頁48。
陶生帖	蔡襄	「審定真跡」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35N2）
才德帖	王素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審定真跡」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4N2）
致公默祕校尺牘	錢公輔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審定真跡」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3N18）
致通判比部尺牘	王安石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3N12）
屯田帖	沈邁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3N9）
動止帖	沈遼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審定真跡」	上海博物館
致彥和河州司戶尺牘	蔣之奇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4N10）
會稽帖	章惇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4N23）
致彥遠尊兄尺牘	唐垌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審定真跡」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3N22）
先起居帖	錢勰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38N6）
冷淘帖	王鞏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審定真跡」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38N4）
乍履危塗帖	薛紹彭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仁義里白麟齋」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39N14）
與元翰札	呂嘉問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審定真跡」	未詳藏地，圖版見《北京文物精粹大系·書法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頁53。
文字帖	米友仁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39N13）
荷亭納爽圖	(傳)馬和之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1820）
小兒帖	張綱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6N10）
室銘帖	王十朋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5N20）
上恩帖	王淮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5N21）
關徽帖	張孝祥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故書246N7）
杜秋圖	周朗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仁義里白麟齋」	北京故宮博物院
海外書	(傳)兼明親王	「浦陽三鄭」、「子孫永保」	《戲鴻堂法帖》
行書尺牘	錢端禮	「浦江旌表孝義鄭氏」	波士頓美術館